

休闲散文丛书

友谊篇

深夜紫语

华文出版社

深夜絮语

——友谊篇

贺克新 编
谭兴发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休闲散文书系/肖雨时编. —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7. 2

(休闲系列丛书)

ISBN 7-5075-0593-6

I. 休… II. 肖…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4762 号

书 名: 休闲散文书系·深夜絮语

编 者: 肖雨时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方 舟、张惠军

封面设计: 吴放梅

装帧设计: 余 禾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 63099271 63097990

邮 编: 100800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22 万字

印 张: 9.75

版 次: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75 0593-6/I·168

定 价: 全 6 册 90.00 元 (本册 15.00 元)

华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目

录

月夜孤舟	庐 隐	1
醉 后	庐 隐	4
寄燕北故人	庐 隐	9
祭献之辞	庐 隐	15
寄天涯一孤鸿	庐 隐	21
愁情一缕付征鸿	庐 隐	31
回忆鲁迅先生	萧 红	35
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萧 红	70
深夜絮语	石评梅	73
痛哭和珍	石评梅	77
梅花小鹿	石评梅	81
致陆晶清的信	石评梅	84
玉 薇	石评梅	91
寄山中的玉薇	石评梅	95
寄海滨故人	石评梅	99
梅 隐	石评梅	107
给庐隐	石评梅	111
露 沙	石评梅	117

漱 玉	石评梅	121
素 心	石评梅	126
寄到狱里去	石评梅	131
藤野先生	鲁 迅	136
范爱农	鲁 迅	142
纪念刘和珍君	鲁 迅	149
忆韦素园君	鲁 迅	154
为了忘却的纪念	鲁 迅	160
忆刘半农君	鲁 迅	170
致凌叔华	徐志摩	173
九小时的萍水缘	徐志摩	175
伤双栝老人	徐志摩	182
泰戈尔	徐志摩	186
悼沈叔薇	徐志摩	193
致张天翼书	叶 紫	196
忆家煌	叶 紫	201
鲁迅翁杂忆	夏丏尊	203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夏丏尊	207
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丏尊	210
活在人类的心里	鲁 彦	216
梦苇的死	朱 湘	219
私塾师	陆 蠡	225
东城旧侣	章衣萍	233
怀鲁迅	郁达夫	238
志摩在回忆里	郁达夫	240

怀四十岁的志摩	郁达夫	246
与悲鸿的再遇	郁达夫	250
一封信	郁达夫	253
北国的微音	郁达夫	259
雕刻家刘开渠	郁达夫	264
短简（一）	缪崇群	268
短简（二）	缪崇群	270
楸之寮	缪崇群	272
曼青姑娘	缪崇群	277
一对石球	缪崇群	282
野村君	缪崇群	285
随笔（二则）	缪崇群	292
不留名字的爱我者	应修人	303

月夜孤舟

· 卢 隐 ·

发发弗弗的飘风，午后吹得更起劲，游人都带着倦意寻觅归程，马路上人迹寥落，但黄昏时风已渐息，柳枝轻轻款摆，翠碧的景山巅上，斜辉散霞，紫罗兰的云幔，横铺在西方的天际，他们在松荫下，迈上轻舟，慢摇兰桨，荡向碧玉似的河心去。

全船的人都悄默的看远山群岫，轻吐云烟，听舟底的细水潺湲，渐渐的四境包溶于模糊的轮廓里，远景地更清幽了。

他们的小舟，沿着河岸慢慢的前进，这时淡蓝的云幕上，满缀着金星，皎月盈盈下窥，河上没有第二只游船，只剩下他们那一叶的孤舟，吻着碧流，悄悄的前进。

这孤舟上的人们——有寻春的骄子，有飘泊的归客，——在咿呀的桨声中，夹杂着欢情的低吟，和凄意的叹息。把舵的阮君在清辉下，辨认着孤舟的方向，森帮着摇桨，这时他们的确负有伟大的使命，可以使人们得到安全，也可以使人们沉溺于死的深渊。森努力拨开牵绊的水藻，舟已到河心。这时月白光清，银波雪浪动了沙的豪兴，她扣着船舷唱道：

“十里银河堆雪浪，
四顾何茫茫？
这一叶孤舟轻荡，
荡向那天河深处，
只恐玉宇琼楼高处不胜寒！

.....

我欲叩苍穹，
问何处是隔绝人天的离恨宫？
奈雾锁云封！
奈雾锁云封！
绵绵恨……几时终！”

这凄凉的歌声使独坐船尾的颦愫然了，她呆望天涯，悄数陨堕的生命之花；而今呵，不敢对冷月逼视，不敢向苍天申诉，这深抑的幽怨，使得她低默饮泣。

自然，在这展布天衣缺陷的人间，谁曾看见过不谢的好花？只要在静默中掀起心幕，摧毁和焚灸的伤痕斑斑可认，这时全船的人，都觉得灵弦凄紧。虞斜倚船舷，仿佛万千愁恨，都要向清流洗涤，都要向河底深埋。

天真的丽，他神经更脆弱，他凝视着含泪的颦，狂痴的沙，仿佛将有不可思议的暴风雨来临，要摧毁世间的一切；尤其要

捣碎雨后憔悴的梨花，他颤抖着稚嫩的心，他发愁，他叹息，这时的四境实在太凄凉了！

沙呢！她原是飘泊的归客，并且归来后依旧飘泊，她对着这凉云淡雾中的月影波光，只觉幽怨凄楚，她几次问青天，但苍天冥冥依旧无言！这孤舟夜泛，这冷月只影，都似曾相识——但细听没有灵隐深处的钟磬声，细认也没有雷峰塔痕，在她毁灭而不曾毁灭尽的生命中，这的确是一个深深的伤痕。

八年前的一个月夜，是她悄送掉童心的纯洁，接受人间的绮情柔意，她和青在月影下，双影厮并，她那时如依人的小鸟，如迷醉的茶蘼，她傲视冷月，她窃笑行云。

但今夜呵！一样的月影波光，然而她和青已隔绝人天。让月儿蹂躏这寞落的心，她挣扎残喘，要向月姊问青的消息，但月姊只是阴森的惨笑，只是傲然的凌视，——指示她的孤独。唉！她枉将凄音冲破行云，枉将哀调深渗海底，——天意永远是不可思议！

沙低声默泣，全船的人都罩在绮丽的哀愁中。这时船已穿过玉桥，两岸灯光，映射波中，似乎万蛇舞动，金彩飞腾，沙凄然道：“这到底是梦境？还是人间？”

颦道：“人间便是梦境，何必问那一件是梦，那一件非梦！”

“呵！人间便是梦境，但不幸的人类，为什么永远没有快活的梦，……这惨愁，为什么没有焚化的可能？”

大家都默然无言，只有阮君依然努力把舵，森不住的摇桨，这船又从河心荡向河岸。“夜深了，归去罢！”森仿佛有些倦了，于是将船儿泊在岸旁，他们都离开这美妙的月影波光，在黑夜中摸索他们的归程。

月儿斜倚翡翠云屏，柳丝细拂这归去的人们，——这月夜孤舟又是一番梦痕！

醉 后

• 庐 隐 •

——最是恼人拚酒，欲浇愁偏惹愁！回看血
泪相和流——

我是世界上最怯弱的一个，我虽然硬着头皮说“我的泪泉干了，再不愿向人间流一滴半滴眼泪”，因此我曾博得“英雄”的称许，在那强振作的当儿，何尝不是气概轩昂……

北京城重到了，黄褐色的飞尘下，掩抑着琥珀墙，琉璃瓦的房屋，疲骡瘦马，拉着笨重的煤车，一步一颠的在那坑陷不平的土道上，努力的走着；似曾相识的人们，坐着人力车，风驰电掣般跑过去了……一切不曾改观。可是疲惫的归燕呵，在那堆浪涌波掀的灵海里，都觉到十三分的

凄惶呢！

车子走过顺城根，看见三四匹矮驴，摇动着它们项下琅琅的金铃，傲然向我冷笑，似笑我转战多年的败军，还鼓得起从前的兴致吗……

正是一个旖旎美妙的春天，学校里放了三天春假，我和涵、盐、琪四个人，披着残月孤星，和迷蒙的晨雾奔顺城根来。雇好矮驴，跨上驴背，轻扬竹鞭，得得声紧，西山的路路上骤见热闹。这时道旁笼烟含雾的垂柳枝，从我们的头上拂过，娇鸟轻啭歌喉，朝阳美意酣畅，驴儿们驮着这欣悦的青春主人，奔那如花如梦的前程，是何等的兴高彩烈。……而今怎堪回首！归来的疲燕，裹着满身漂泊的悲哀；无情的瘦驴！请你不要鄙视吧！

强抑灵波，防它捣碎了灵海，及至到了旧游的故地，情淡白墙，陈迹依稀可寻，但沧桑几经的归客，不免被这荆棘般的陈迹，刺破那不曾复元的旧伤，强将泪液咽下，努力的咽下；我曾被人称许我是“英雄”哟！

我静静在那里忏悔，我的怯弱，为什么总打不破小我的关头。我记得：我曾想象我是“英雄”的气概，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雌雄剑，独自站在喜马拉雅的高峰上，傲然的下视人寰，仿佛说：我是为一切的不平，而牺牲我自己的；我是为一切的罪恶，而挥舞我的双剑的呵！“英雄”，伟大的英雄，这是多么可崇拜的，又是多么可欣慰的呢！

但是怯弱的人们，是经不起撩拨的。我的英雄梦正浓酣的时候，波姊来叩我的门，同时我久闭的心门，也为她开了。为什么四年不见，她便如此的憔悴和消瘦？她悄然的说：“你还是你呵！”她这一句话，好象是利刃，又好象是百宝匙；她掀开我秘密的心幕，她打开我勉强锁住的泪泉，与一切的烦恼，但是

我为了要证实是英雄，到底不曾哭出来。

我们彼此矜持着，默然坐夜来了。于是我说：“波，我们喝它一醉吧！何苦如此扎挣，酒可以蒙盖我们的脸面！”波点头道，“我早预备陪你一醉。”于是我们如同疯了一般，一杯，一杯，接连着向唇边送，好象鲸吞鲛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一小坛子的酒吃光了，可是我还举着杯“酒来！酒来！”叫个不休！波握住我拿杯子的手说：“隐！你醉了；不要喝了吧！”我被她一提醒，才知道我自己的身子，已经象驾云般支持不住，伏在她的膝上，唉！我一身的筋肉松弛了，我矜持的心解放了。风寒雪虐的春申江头，涵撒手归真的印影，我更想起萱儿还不曾断奶，便离开她的乳母，扶她父亲的灵柩归去。当她抱着奶瓶，宛转哀啼时，我仿佛是受绞刑的茶毒；更加着吴松江的寒潮凄风，每在我独伴灵帏时，撕碎我抖颤的心。……一向茹苦含辛的扎挣自己，然而醉后，便没有扎挣的力量了。我将我泪泉的水闸开放了，干枯的泪池，立刻波涛汹涌。我尽量的哭，哭那已经摧毁的如梦前程，哭那满尝辛苦的命运，唉！真痛恨呵，我一年以来，不曾这样哭过。但是苦了我的波姊，她也是苦海里浮沉的战将，我们可算是一对“天涯沦落人”。她呜咽着说：“隐！你不要哭了，你现在是作客，看人家忌讳！你扎挣着吧！你若果要哭，我们到空郊野外哭去，我陪你到陶然亭哭去，那里是我埋愁葬恨的地方，你也可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在那里我们可尽量的哭，把天地哭毁灭也好，只求今天你咽下这眼泪去罢！”惭愧！我不知英雄气概抛向哪里去了，恐怕要从喜马拉雅峰，直堕入冰涯愁海里去。我仍然不住地哭，那可怜双鬓如雪的姨母，也不住为他不幸的甥女，老泪频挥，她颤抖着叹息着，于是全屋的人，都悄默地垂着泪！可怜的萱儿，她对这半疯半醉的母亲，小心儿怯怯的惊颤着，小眼儿怔怔的呆

望着，呵！无辜的稚子，母亲对不住你，在别人面前，纵然不英雄些，还没有多大羞愧，只有在萱儿面前不英雄，使她天真未凿的心灵里，了解伤心，甚至于陪着流泪，我未免太忍心，而且太罪过了。后来萱儿投在我的怀里，轻轻的将小嘴，吻着泪痕满颊的母亲，她忽然哭了！唉！我诅咒我自己，我愤恨酒，它使我怯弱，使我任性，更使我羞对我的萱儿！我决定止住我的泪液。我领着萱儿走到屋里，只见满屋子月华如水，清光幽韵，又逗起我无限的凄楚，在月姊的清光下，我们的陈迹太多了！我们曾向她诚默的祈祷过；也曾向她悄悄的赌誓过，但如今，月姊照着这飘泊的只影，他呢——人间天上。我如饿虎般的愤怒，紧紧掩上窗纱，我搂着萱儿悄悄的躲在床上。我真不敢想象月姊怎样奚落我。不久萱儿睡着了，我仿佛也进了梦乡，只觉得身上满披着缟素，独自站在波涛起伏的海边，四顾辽阔，没有岸际，没有船只，天上又是蒙着一层浓雾，一切阴森的。我正在彷徨惊惧的时候，忽见海里涌起一座山来，削壁玲珑，峰崖峻崎，一个女子披着淡蓝色的轻绡，向我微笑点头唱道：

独立苍茫愁何多？

抚景伤飘泊！

繁华如梦，

姹紫嫣红转眼过！

何事伤飘泊！

我听那女子唱完了，正要向她问明来历，忽听霹雳一声，如海倒山倾，吓了我一身冷汗，睁眼一看，波姊正拿着醒酒汤，叫我喝。我恰一转身，不提防把那碗汤碰泼了一地，碗也打得粉碎，我们都不禁笑了。波姊说：“下回不要喝酒吧，简直闹得满城风雨！……我早想到见了你，必有一番把戏，但想不到闹得

这样凶！还是扎挣着装英雄吧！”

“波姊：放心吧！我不见你，也没有泪，今天我把整个儿的我，在你面前赤裸裸的贡献了，以后自然要装英雄！”波姊拍着我的肩说：“天快亮了，月亮都斜了，还不好好睡一觉，病了又是白受罪！睡吧！明天起大家努力着装英雄吧！”

寄燕北故人

· 庐 隐 ·

亲爱的朋友们：

在你们闪烁的灵光里，大约还有些我的影子吧！但我们不见已经四年了，以我的测度你们一定不同从前了，——至少梅姊给我的印影——夕阳下一个倚新坟而凝泪的梅姊，比起那衰草寒烟的梅窠，吃鸡蛋煎菊花的豪情逸兴要两样了。至于轩姊呢，听说愁病交缠，近来更是人比黄花瘦，那么中央公园里，慢步低吟的幽趣，怕又被病魔销尽了！……呵！现在想到隽妹，更使我心惊！我记得我离开燕京的时候，她还睡在医院里，后来虽常常由信里知道她的病终久痊愈了，并且她又生了两个小孩子，但是她活泼的精神，和天真的情态，不会因为病后改变了吗？唉！不过四年短

促的岁月中，便有这许多变迁了，谁还敢打开既往的生活史看，更谁敢向那未来的生活上推想！

我自从去年自己害了一场大病，接着又遭人生的大不幸，终日只是被暗愁锁着。无论怎样的环境，都是我滋感之菌——清风明月，苦雨寒窗，我都曾对之泣泪泛澜，去年我不是告诉你们：我伴送涵的灵柩回乡吗？那时我满想将我的未来命运，整个的埋没于僻塞的故乡，权当归真的墟墓吧！但是当我所乘的轮船才到故乡的海岸时，已经给我一个可怕的暗示——一片寒光，深笼碧水，四顾不禁毛发为之悚栗，满不是我意想中足以和暖我战惧灵魂的故乡。及至上了岸，就见家人，约了许多道士，在一张四方木桌上，满插着招魂幡旗，迎冷风而飘扬。只见涵的衰年老父，搥泪长号，和那招魂的罄钹繁响争激。唉！马江水碧；鼓岭云高；渺渺幽冥，究竟何处招魂！徒使劫余的我，肝肠俱断。到家门时，更是凄冷鬼境，非复人间。唉！那高举的丧幡，沉沉的白幔，正同五年前我奔母亲丧时的一样刺心伤神。——不过几年之间，我却两度受造物者的宰割。哎！雨打风摧，更经得几番磨折！——再加着故乡中的俚俗困人，我究竟不过住了半年，又离开故乡了——正是谁念客身轻似叶，千里飘零！

去年承你们的盛情约我北去，更续旧游；只恨我胆怯，始终不敢应诺。按说北京是我第二故乡，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和它相亲相近。直到我离开它，其间差不多十八九年。它使我发生对它的好感，实远胜我发源地的故乡。我到北京去，自然是很妥当而适意的了。不过你们应当知道，我为什么不敢去？东交民巷的皎月馨风，万牲园的幽廊斜晖，中央公园的薄霜淡雾，都深深的镂刻着我和涵的往事前尘！我又怎么敢去？怎么忍去！朋友们！你们千里外的故人，原是不中用的呢！不过也不必因

此失望，因为近来我似乎又找到新生路了，只要我的灵魂出了牢狱，我便可和你们相见了！

我这一次重到上海，得到一个出我意料外的寂静的环境，读书作稿，都用不着等待更深夜静。确是蓼莪绕宅，梧桐当户，荒坟蔓草，白杨晚鸦，而它们肃然的长叹，或冷漠，都给我以莫大的安慰，并且启示我，为俗虑所掩遮的灵光——虽只是很淡薄的灵光，然而我已经似有所悟了。

我所住的房子，正对着一片旷野，窗前高列着几棵大树，枝叶繁茂，宿鸟成阵，时时鼓舌如簧，娇啼不绝。我课余无事，每每开窗静听，在它们的快乐声中，常常告诉我，它们是自由的——有时竟觉得，它们在嘲笑我太不自由了。因为我灵魂永远不曾解放过，我不能离开现实而体察神的隐秘。无论作什么事情，都只能宛转因人，这不是太怯弱了吗？

有一天我正向窗外凝视，忽然看见几个小孩子，满脸都是污泥，衣服也和他的脸一样的肮脏，在我们房子左右满了落叶枯枝的草地上，撺掇那落叶枯枝。这时我由不得心里一惊——天寒岁暮了，这些孩子们，捡这枯枝，想来是，燃了取暖的。昨天听说这左右发见不少小贼，于是我告诉门房的人，把那些孩子赶了出去；并且还交代小工，将那破损的竹篱笆修修好，不要让闲杂人进来。……这自然是我的责任，但是我可对不起那几个圣洁的小灵魂了。我简直是蔑视他们，贼自然是可怕的罪恶，然而我没有用的人，只知道关紧门，不许他们进来，这意图自己的安适，再不为那些不幸的人们一回顾，这是多么卑鄙的灵魂？除自私之外没有更大的东西了！朋友们：在这灵光一瞥中，我发见了人类的丑恶，所以现在除了不幸的人外，我没有朋友。有许多人，对着某一个不幸的人，虽有时也说可怜，然而只是上下唇，及舌头筋肉间的活动，和音带的震响罢了——